

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七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儒紀

陽明王子

王子名守仁。字伯安。父華。成化辛丑狀元及第。先生以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生。十一歲隨任之京師。卽以能詩稱。少頗不羈。然已有作聖賢志。

撝謙曰。舊傳有緋玉之異夢。聖胎之妖說。今去之。

十三歲喪母。十五出遊。居庸三關。詢諸彙種落。與備禦策逐騎射。雖天性好兵。亦少所聞見。然也。欲上書於朝。父龍山公斥之爲狂。乃止。年十七。歸越。就與洪都學書法。

先生後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卽此是學。旣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爲証。

明年季冬。以夫人諸氏歸越。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

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又明年與從弟輩肄業於家。先生和易善謔。一日悔之。端坐省言。諸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自是諸子漸戢。弘治二年。先生年二十一。舉浙江鄉試。是年欲爲朱子格物之學。不得其方。取亭前竹格之。七日不得。勞思致疾而止。

傳習錄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着實會用來。初年與錢友論。要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一竹令格之。錢子蚤夜

思之三日勞神致疾。當初只說他精力不足。某因  
自去窮格。七日亦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  
不得的。及在夷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  
物本無可格者。

馮謙曰。所謂格物者。非格一物。能盡通天下之理  
也。非窮日之力。可以盡通一物之理也。非舍至大  
之事不理。而殫慮以求明微小之物也。非專恃一  
己之心思。而不取驗於詩書。求助於指示也。然則  
先儒格竹之法。亦不過識其某時生。某時長。某時

節壯某時解籜。其生感雷。不旬日而成竿。其中虛。其外堅。其內翳白。而理存乎其中矣。孔子廣八卦。震爲蒼莨竹。色青。象東方也。上榦岐枝。下根連茹。節實榦虛。震下一陽。上二陰也。造化生成之妙。自然有理。苟物物至前者。大略留心好學。積累之後。一朝通貫。豈無益於性命。若一時躁進。求通一物。數日不得。決然去之。中和之人。固不然也。况朱子之言曰。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爲學而不

窮天理。明人倫。論聖言。通世故。乃兀然用心於一  
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嗚呼。此晦菴之教也。  
先生有志格物。不求碩師。又不詳攷朱子之說。不  
過入門之誤。而以此之故。遂欲廢天下之格物。甚  
矣。

兩試不第。曰世以不得第爲耻。吾以不得第動心爲  
耻。丁巳在京師。學兵法。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  
爲戲。二十七歲。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  
友於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惑。

此時惜不親遇程朱也。

一日讀晦翁上宋寧宗疏。謂讀書在循序致精。乃悔前日探討雖博。而未嘗循序。以致精。宜無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漸漬洽浹。然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爲二也。沉鬱既久。舊疾復作。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志。

此時先生功力。比初一番稍沉靜矣。蓋先生生於富貴。賓朋滿座。自少騎射學兵。心氣發越而不沉斂。雖欲窮理。而未曾數年閉帷。又未得明辨師友。



宜乎不耐沉鬱以至於疾。宜如聖人之教。寬以居之。不宜咎先儒立教之誤也。况文公之疏。本爲侍講勸學而發。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於居敬而持志。蓋宋時經筵一月不過講數次。而暑寒又罷講。所講之說。前後不相接。故文公有循序致精之論。而其本又歸於持志。必使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先生後日所謂持志。如護痛者。不過祖述先儒之言。而豈得謂朱

子立教之偏哉。

次年舉進士。時有星變。下詔求言。疏陳邊務八事。辛酉奉命審錄江北。多所平反。事竣遊九華。見道者。又遇釋氏。後再訪不遇。有會心人。遠之歎。壬戌復命京中。舊遊多尙聲名。學古詩。先生歎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爲無用之虛文也。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又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遁念祖母與龍山公在。因循未決。久之歎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滅性矣。於是復思用世。往來南屏。諸刹有僧稱。

三年不語不視。先生以術喝之。起視。問其家有母在。問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卽指愛親本性論之。僧涕泣卽去。

搗謙曰。先生此時非此一善念之發。必歸仙佛矣。此僧非此一善念之發。必不聽先生之教矣。

弘治十有七年甲子。主山東鄉試。有佛老害道。繇於聖學不明之間。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時學者溺於辭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爲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

費及門者年三十四。乃專志授徒講學。與甘泉湛若水。共以倡明聖學爲事。丙寅。正德初元。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先抗疏救之。其言曰。仁臣直。銑等以言爲責。其言如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不過少示懲創。非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測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伏願追收前旨。使

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臣民胥悅。豈不休哉。疏入。亦下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既絕。復甦。謫貴州龍場驛驛丞。至錢塘。瑾遣人隨偵。懼不免。托言投江。附商舟遊舟山。遇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遇一人爲筮。得明夷。遂決策返。題詩寺壁曰。險巖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搗謙曰。是時先生講學。旣謂聖學不明。繇於佛老。飛錫之語。胡爲乎來。似竟以禪僧自居矣。

取間道由武夷歸。從鄱陽往南都省父。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是時先生妹婿徐愛納贖北面。奮然志學。次年春至貴陽。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蛇虺蠱瘴之與居。夷人馱舌。語不可通。可通語者皆中州亡命。舊無室屋。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先生自計得失榮辱。不以關心。唯生死一事。未免在慮。爲石墉以自誓。日夜端居。澄默以俟命。

馮謙曰。從古聖賢得力。皆在懸崖斷索之際。

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抑鬱。則與

歌詩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以庶幾其忘於疾病。  
癸翟患難。

撝謙曰。此先生之舊習。未免復發於此。

因思聖人處此。更有何道。

觀孔子處陳蔡可見。

忽中夜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覺呼躍。從者皆驚。

撝謙曰。果使聖人真悟。亦不大驚小恠。

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乃以默記五經之言。皆以此意貫之。著五經臆說。

爲謙曰。人苟悉心內求。莫不有所開悟。但其所悟。未必竟徹聖人之道耳。以先生爲無所悟。則不可。謂悟而無誤。亦不可以。爲謙自觀之。平生得力處。多是着迷處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聖人之親筆也。豈得謂天下之物無可格者。吾性之德。仁義禮智。具足於天命。然其未發也。止如桃梅之核。含有生氣而已。非天之雨露地之滋息。人之灌溉。則莫能生長。



居久。葵人亦日來親狎。構龍岡書院及賓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水西安宜慰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俱辭不受。始朝廷議設衛於水西。既置城。已而中止。驛傳尙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遺書止之。且申朝廷威信。令甲議遂寢。又宋氏有寇叛。先生諷安討平之。民賴以寧。明年己巳。席元山書提督學政。與先生往復。有合。遂與毛憲副脩葺書院。率貴陽諸生。以師禮事之。始論知行

合一。

後徐愛問。今人已知父當孝。兄當弟矣。廼不能孝。弟知與行分明兩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斷耳。非本體也。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復本體。故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夫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是好矣。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已是惡矣。非聞後而始立心去惡也。又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愛曰。古人

分知行爲二。恐是要人用功有分曉否。先生曰。此正失却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之主意。行實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已可理會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爲二者。緣世間有一種人。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維省察。是之謂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知而後行。無謬。又有一種人。茫茫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是之謂揣摩影響。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真。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若見得時。一言足矣。今人却以爲必先知。然後能

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  
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其今說知行合一。使學  
者自求本體。庶無支離決裂之病。

馮謙曰。先生之時。見講習討論者多。力行者少。故  
說知行合一。其實重在行。於今之時。舍利祿所在。  
未有肯講習討論者。間有一二不求利祿者。便謂  
吾性自足。何必求學於古人。何必求問於今人。祇  
守虛靈之本體。草記先儒之語錄。則聖學精微。永  
無知日爲今之說。必當知行並進。蓋不行之人。譬

如孩子不識路者。只肯在家。其失將至。長大不識牛馬。不知而妄行之人。纔出門。便迷南北。被人誘去。將來不識父母矣。古人分知行爲二。乃是正教。又何不得已乎。且旣是不得已。便是不可已也。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然則聖人之多聞多見。正爲畜德。非徒卽欲施行。買貨入門。急求買主。非學也。良賈善積。蓋今日之所收。未卽是急需。然至用得着處。千金難買。卽如論語前四章。當時可行道千乘之國。未必便有國可道。亦須知了。

孝經稱孝始於事親。當時可行中於事君。未必便  
有君可事。亦須知了。此處須說不得。卽知卽行。故  
繫辭首章以乾屬知。屬德。坤屬行。屬業。孟子以聖  
屬力。屬至。知屬巧。屬中。確不可混也。原先生之意。  
只以常覺爲主。說知行爲一方。得吃緊。昔邵子詩  
曰。聖人吃緊些兒事。明道曰。道理平鋪着。何用如  
此。易文言說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先着一句  
寬以居之。而後曰仁以行之。正謂一吃緊了。便探  
討不得。必有先生沉鬱致疾之患矣。

庚午陞廬陵知縣爲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爲本。蒞任首詢里役有訟者。不卽聽。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有涕泣悔過而歸者。在縣七閱月。遺告示十有六。大抵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蕩僻。城中失火。因使鬪火巷。定水次。兌運。絕鎮守橫征。杜神會之借辦。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

寄書貴陽諸生日。前在寺中所云靜坐。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已。欲

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

冬入覲。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與黃綰應良論學。言學者欲爲聖人。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又曰。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按錢德洪記曰。先生立教。皆經實踐。故所言懇篤。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後。吾黨又覺領悟太易。認虛見爲真。得無復向裏着己之功矣。故吾黨穎悟承速者。往往多無成。甚可憂也。



卷之二 十一 三百五

辛未調吏部驗封司主事。是歲王與菴徐成之有朱陸之辨。先生以書解之。成之謂先生含糊兩解。若有以陰助與菴而爲之地。先生答之曰。與菴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

言也。烏在其爲空虛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徇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菴之是象山固未盡其所以是也。

馮謙曰。嘗讀先生此書而疑之。以爲釋氏之與吾儒。一主寂滅。一主中和。一以天地之生皆繇於妄。一以天地之生皆繇於誠。其五倫之大。人道之所

絲以立者。既已判若黑白。而先生以爲其異在幾微毫忽之間。其故何也。及見傳習錄。則其語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却於本體上加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虛無的本色了。聖人更不着些子。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然後知陽明所謂異在幾微者。其病蓋在此也。先生以佛氏老氏。尙不能虛無而

以聖人爲虛無之至。試問先生佛氏爲自己要脫離生死。遂要人一齊脫離生死。聖人要自己立達。遂要人一齊立達。那三月無君。皇皇如也之心。與佛氏慈悲救物之心。孰添些子。如此關佛固所謂口譚東魯。而手援西竺。異日龍溪以上根大乘佛。覺羅漢直筆之於書。又何恠乎。

吾兄是晦菴。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

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乎。

馮謙曰。先生所謂晦菴。雖未盡瑩者。豈以未爲虛無之至歟。

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玩物。

馮謙曰。後世關二氏。衛聖道。實起韓文。而又爲學者之所傳讀。爲之考其誤。亦宜。楚辭固文公之少學。及其放歸終老。不忘朝廷。乃念古人惓惓愛君。

寓言反覆之深意而一表章之懼後學不知古人  
之深而以淫辭讀之也。陰符文公未有註。叅同之  
書有攷異。搗謙未知文公所考何如。然此書雖與  
吾儒體用不同。而直造易學之精微。非後學所易  
窺也。以今日觀之。吾人之功。誠無暇況及。而先儒  
依仁之後。或游於藝。以範圍天下才士之心。有未  
可遽疵者。至後世失其本旨。而濫其末流。則先生  
之規想朱子亦必投筆而從矣。

又其心慮學者之躡等。而或失於妄作。必先之以格

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煩。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菴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旣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盡其所以非乎。僕嘗以爲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以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童而習之。旣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

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菴之有言而遂  
籓籓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  
若砥砮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故僕嘗欲冒天  
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晦菴  
之學既已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猶蒙無實之誣於今  
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菴有知將亦不能  
一日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兄  
一吐露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輿菴已

乎



三  
五  
十  
揚謙曰。朱子發揚聖道。使盛明於中土。固非象山  
之可得而匹敵。然象山之學。至陽明而始大。亦理  
勢之自然者。以此爲孔子之學。則吾未敢信也。

爲會試同考試官。僚友方獻夫位先生上聞論學。執  
贄事以師禮。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是時甘泉  
湛若水出使安南。先生以序送之。畧曰。顏子沒而聖  
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  
年。而周程續自是而言益詳。道益晦。

揚謙曰。聖人歿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漢

儒撥遺文於煨燼之餘功並羲農昌黎闢佛老而  
聖教始尊周子立誠而聖道始立程朱表章聖心  
於既晦之後衣被萬世先生之言非公論也

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尊  
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  
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  
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  
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釋老  
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一 二  
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調聖人之  
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辭之  
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畧。自以  
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  
豈非記誦辭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  
析之太精之過歟。

搗謙曰。正嘉之間。實有此弊。天生先生。以爲救時  
之藥。然平心而論之。自晉以氏族清談取士。中州  
板蕩。唐以詩賦取士。淫酗成習。至宋而士習稍醇。

有明一遵文公之教。左道不作。至正嘉之間。文體雅正。士無遊冶。風醇俗樸。雖聖人不作。而忠臣貞士所在皆有。雖或溺於辭章。而淫辭尙寡。人心未喪。有孔子出焉。一變至道。猶或未遠。今乃導以虛無。其羣聚也。唯以遊山水爲事。不則禪坐而已。以文會友。則遂謂溺於辭章。使周程吟風弄月之言。反爲逸遊宴樂之具。後生小子。莫不厭其誦讀辭章。而喜於放逸。其言語文辭。專求所重。而畧其餘說。倒啻逆提。悉遠無序。至於萬曆之末。人盡空疎。

入於制藝者。如隱隱動。躍躍露。大鑪錘。大關竅。與  
真精神。時吐露等語。無不發解領狀而去。兵農錢  
穀。禮樂經史。一切不知。則思我王度。不勝彼都人  
士之慕矣。

某幼不學問。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  
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  
有得焉。

搗謙曰。西晉以來。佛老盛行。聖教晦蝕。明道程子  
深以此爲慮。謂闢之而後可以入道。自後聖教漸

彰。至正嘉間。凡老釋之說。不許一字入於經文。非過也。必如此。而天下之風俗始一。先生雖亦究心於老。而其實得力於釋。乃遂欲以所得者爲聖道。吾非謂老釋之教之可除。而稔知其不可以雜聖道也。

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冀也。岌岌乎什而復興。晚得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余之資於甘泉多矣。三月。陞考功司郎中。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明年五月。與徐愛諸子觀白

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自寧波還。十月至滁。滁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地僻官閒。日與門生遊遨。瑯琊灑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舞。甲戌陞南京鴻臚寺卿。及門者甚盛。客有道自滁遊學之士。多放言高論。亦有漸背師教者。先生曰。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汚。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爲省察克治。

實功。乙亥在京師。疏請告。是年祖母卒。年九十有六。先生乞歸。一見爲訣。疏再上。辭甚切。

撫謙曰。五年間政事。舊傳無紀。

丙子。在南京。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尙書王瓊特舉先生。十月歸省。至越。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日何以知之。曰。觸之不動矣。正月至贛。時贛民多爲洞賊耳目者。軍門一老隸爲甚。先生偵知之。呼入臥室。使自擇生死。隸乃輸情吐實。先生許其不死。試



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仍告諭父老使孝弟敦睦。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向有變。當事輒會奏調土軍狼達。往返經年。糜費鉅萬。兵至賊息。兵去復發。先生乃使四省兵備。選勇健募民兵。道聞漳寇方熾。卽移文三省兵備。剋期起兵。蒞任旬日。卽進兵次長富村。初戰。斬獲頗多。再戰。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死之。諸將請調狼兵。俟秋再舉。先生責以失律。使立功自贖。議未決。先生曰。廣東之兵。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諸賊亦候吾土兵之集。以上

戰期此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勝負之算。間不容髮。於是親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聲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選兵分三路。乘晦夜。銜枚並進。直搗象湖山。破巢四十餘所。諸寇悉平。五月立兵符。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檢司。

馮謙曰。晉文伐原。以示之信。蓋王者之令。本信如四時。示之信。則非誠信矣。故曰假之也。後世聲東擊西。爲兵家之常。但非王道。子曰幾事不密則害成。用兵之事。固不必期約而往。然王道必不示以

不信所謂大人言不必信者。出言之時。本無所僞。事至不得已。不能復則有之矣。儒者明其道。不計其功。所以立天地之心也。

六月疏請通鹽法。以助軍餉。從之。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得便宜行事。先是先生疏請。以爲我國家有罰典。有賞格。然罰典止行於叅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無成功。今後凡遇討賊。許領兵官。總統官。俱於軍前。以軍法從事。有

功從實奏聞。陞賞擒賊問明。卽斬以徇。如此則盜起卽滅。糧餉可省。事功可建。又曰。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齊一人心。作興士氣。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事下兵部尙書王瓊覆奏。遂從所請。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巢尙多嘯聚。將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

布復諭之曰。人之所共耻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於身遭刼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憤然而怒。又使人焚爾室廬。刼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耳。爾等時去做賊時。是生人尋死路。尙且要去便去。

今欲改行從善。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賊時。搽死出來。要求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尙且不忍。况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人之心。亦是誑。

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赦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尙有衣食不克者。何不以爾爲賊之

遂大敗。破巢三十餘。藍天鳳等伏誅。兩城之賊。盤據千里。荼毒數郡。積數十年不軌之圖。流害之慘。已經數載。而先生驅卒不滿萬餘。用費不過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誠所謂殺以止殺。而合圖掩羣。柳下之鼎。不無缺焉。十二月。班師。奏設崇義縣治。及三巡檢司。戊寅正月。征三泐。二月。奏移小溪驛。三月。疏乞致仕。不允。初。先生之征橫水也。恐泐頭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等。俱出投降。唯池仲容不可。



卷之六十一 三十一

馮謙曰。前告諭一紙。藹然天地父母之心。讀年譜。有恐淵頭乘之。乃爲告諭一語。不覺陽和之氣。變爲陰殺矣。初疑門人不知德美。或出臆度。及讀奏疏。謂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淵賊乘虛出擾。思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爲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乃知先生此諭。又出兵機。蓋先生自幼習兵。此根種心。未之或拔。入告君父。但見敘功之偉。未開哀怛之仁。故聖人云。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先生以末世見聞。認爲良知。作事但喜直捷。不喜迂緩。獲禽雖多。

不知兵事。當爲後法。弭盜之方。必先內治。後敷文告。加以威懷。不得已而用兵。仍開一面。令相捕斬。待其腹心。曉夜不安。內潰相讐。徼極而後取之。猶或反側。則爲徙置。如此。則殺人不多。而王師亦無害。然此爲道甚緩。似不若先生之捷。而急功利。必喜夸詐。君子寧爲魯。不爲齊也。後世趙充國之坐解羌寇。真神武不殺之道。

金巢等至。先生釋而用之。從破橫水。仲容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而內嚴戰備。先生破桶岡。使人賜牛。

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掩。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  
高等將襲之。故豫爲防。非虞官兵也。先生佯信之。因  
怒珂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廉實將伐木開道討  
之。賊聞且信且懼。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先生陽怒  
以爲爾等擅讐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  
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効。誠  
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方  
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羅拜懽呼。競訴  
珂等罪惡。先生陽令具狀。謂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

於是杖珂三十。械繫之。而使人密喻以陽怒之意。令先遣弟歸勒兵。候珂還。乃發。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往諭仲容。勿以此自疑。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自南康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涖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皆暫休爲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故。賊衆皆喜。遂弛備。先生

又使指揮余恩賚曆往賜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表濟因說仲容來謝。仲容遂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先生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使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等兵。道經淵巢。恐搖諸賊。則別賚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屬爲名。賊遮迎問故。導送出境。不復爲意。仲容至贛。時已歲盡。見各營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覘盧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仲容大喜。遣人歸報。先生

乃夜釋盧珂等。使馳歸發兵。

搗謙曰。前督集盧兵者。必道經涇巢。則盧珂之歸。又將焉往。

令所屬官僚設羊酒。日犒仲容。製青衣油靴。教之習禮。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盧珂已至家。設犒於庭。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狀。訊鞫皆伏。遂寘於獄。而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各從所分地入。先生自率帳下兵。從龍南縣冷水直搗下涇大巢。至十六日。諸巢盡破。而各巢奔散之賊。尙

有八百餘人。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先生度此山橫亘數百里。東接龍門諸山。賊若奔往。勢益難制。欲斷其後。道遠難達。唯有賊屯崖壁之下。一道可通。而賊已據險。發石滾木。百無一全。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上招呼。我兵亦佯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次日賊始知爲我兵。并勢衝敵。力不能支。遂潰。各哨追討殆盡。惟張仲全等老弱二百餘人。聚於九連谷口。痛

張投招先生遣知府邢珣往撫籍其名數安插於白沙。視地里險易立縣置監留官防守而歸。

撝謙曰先生設罟布阱是役也不遺餘力亦大傷元氣矣。然非先生親自奏陳亦不能如是之刻畫。真所謂報國之功紀而講學之罪狀也。按春秋傳雖五伯未有誘擒之舉。唯昭十一年經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夫蔡般弑父之賊誘而殺之。疑若正人倫行天討而書名書誘惡始詐也。胡文定以爲貪得一時流



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給魏將秦人  
以是刦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聖人深惡楚虜  
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嗚呼楚虜利其國與先生勦  
寇安民之心何啻天壤然春秋滅國者不名唯衛  
燬名亦以其行詐而滅同姓與楚虜同罪故知爲  
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之義

四月班師

初朝議三省夾攻先生疏論夾攻以快一朝之忿  
則計賊二萬須兵十萬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

兵未出境賊已深逃。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脇從之輩耳。况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福建有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加以大兵。民何以堪。命。疏方上。而夾攻成命已下。先生又以爲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先後。必待三省兵齊。然後進勦。老師費財。爲害匪細。及桶岡旣滅。湖廣兵始至。計破泃頭。廣東尙不及聞。皆與前議合。

立社學諭父老延師教子歌詩習禮。五月奏設和平。

縣。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廢子錦衣衛世襲百戶。疏辭歸功。本兵不允。七月。刻古本大學。先生在龍場時。卽疑朱子大學章句。以爲古本本簡易明白。其書止于一篇。原無經傳之分。原無缺傳可補。至是與門人講習。錄刻成書。傍爲之釋。

爲謙曰。先生所刻古本。卽鄭本也。先生以爲書止一篇。無經傳之分。無缺傳可補。信然。然瞻彼淇澳。六節。在誠意章下。實有難通。若移置物有本末之上。則爲完文矣。蓋大學自明道伊川。皆有改本。非

始自朱子也。朱子章句雖不可謂盡合原文。而理則已質諸先聖而不易矣。

刻朱子晚年定論。自洪武永樂間。專崇朱學。海內學術齊同。無有異說。自先生始爲異論。學士大夫。囂然攻爲禪學。先生乃取朱子之說而檢求之。以爲晚年定論。謂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而世之學者。不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叟叟。以亂正學。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

是年八月門人薛侃刻徐愛傳習錄。

爲謙曰。聖人之學。自志學以至從心。無有止息。何況朱子晚年。豈不更進。但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則入門之際。于聖定本。朱子臨終三日前。改大學誠意章。若格物之解。果誤。豈有入門便誤。後學而反不改之理。整菴羅氏與先生書。以爲與某人書。乃其中年之作。而集註或問之類。反在其後。整菴羅氏與先生書曰。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羸軀病暑。未暇詳考。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爾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註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遍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註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先生答書。

謂其中年數。誠有所未考。然則先生但取其近已者。集爲定論耳。夫以其此端掩其彼端。雖孔子之說亦自足以攻孔子矣。嘗見朱子與諸葛誠之書論子靜競辨之事。曰。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辭。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直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其與趙然道書曰。荆門之計。聞之慘怛。故舊彫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

議論之同異也。來喻又謂不及見其與熹論辨有  
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  
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  
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  
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敝帚者哉。又况賢者  
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  
心釋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  
唯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觀此數書。皆朱子  
親筆。豈門人挾勝心附已見者所爲。况朱門黃蔡

陳李等皆大賢。豈可以末世門戶等事誣之。至於  
人之一生。早年自當力學。晚年自當安靜。豈可以  
孔子之耳順。爲晚年既悟。而志學之初。爲未悟而  
不可從也。朱子答江德功書。謂程子格物之說。意  
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非苟同  
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  
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  
以他經傳義。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  
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今與先生平心



論之先生竟以己之說異於朱子可矣。若以爲朱子晚年始悟。則先生果信格物之解。爲朱子中年未定之論。欲改而未及者乎。先生之良知必有可自問者矣。

九月脩濂溪書院。十月舉鄉約。十一月再請疏通鹽法。始行鹽稅例。止三年。以供兵餉。今請開廣鹽。著爲定例。朝廷從之。廕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疏辭不允。疏乞致仕。不允。己卯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時南風甚急。舟

不能前。先生焚香泣禱。風止。北帆盡起。濠遣內官喻才領兵追急。是夜與幕士潛入漁舟得脫。念南京倉卒無備。欲沮撓之。爲兩廣機密大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咨。云率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雷濟等飛報搖之。濠見檄。果疑懼。遲延未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疏告變。乃與知府伍文定等。計傳檄四方。暴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勤王。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疑兵於豐城。又詐爲接濟官軍公移。又爲李士實。劉養正。內應偽書。

性理大全卷之二十一  
三百五十一  
賊將投降密狀。令人入於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七月三日。諜知非實。乃屬宗支。留兵萬餘守南昌。而自率軍東下。衆六萬人。號十萬。至安慶。留攻不克。先生恐中途有阻。再告變。以起兵。未奉成命。疏乞俟命帥之至。便道省葬。

搗謙按。孟子欲去齊。謂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先生當此時。乃請便道省葬。何也。

奉旨着督兵討賊。先生固封偽檄以進。疏畧曰。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尙爾巡遊不已。

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慄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猶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以十三日甲辰。督知府伍文定等發吉安。列郡各以兵來赴。又明日大會於樟樹。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夜襲賊。伏於新舊版。破之。辛亥日拔南昌。濠解安慶圍。還救先。

生部分諸將與戰於黃家渡。濠大潰。又戰於八字腦。賊併力致死。我兵少却。伍文定立銳砲間。火燎其鬚。殊死戰。濠又敗。明日。濠方晨朝羣臣。我兵掩至。獲之分兵追勦江西平。捷音奏。而上議親征。不發。先生具疏諫止。且曰。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為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是月。疏免江西稅各務。疏凡九上。再乞省葬。不允。九月。

獻俘錢塘。時上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取濠  
內臣張忠安邊伯許泰議將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  
戰。而後奏凱論功。先生不聽。以濠付張永。勞錦衣止  
五金。

時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  
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  
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  
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  
公也。復再拜。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稱病西湖淨慈寺。聞南巡已至淮揚。從京口將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旨兼巡撫江西。遂還南昌。忠等方挾宸濠。搜求百出。肆為飛語。北軍或肆坐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為動。務待以禮。豫令市民移家於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秦等預禁之。令勿受。乃傳示內外。諭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觀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冬至節近。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酌酒者。聲聞不絕。北軍無不。

思家泣下。先生與忠等語不稍徇。已漸知畏。嘗與先生較射教場。先生勉應之。三發三中。北軍舉手嘖嘖。忠等懼。乃班師還南都。讒先生必反。曰。名必不至。庚辰正月。有詔召見先生。至蕪湖。忠忝拒之。半月不得入。乃入九華山草菴。宴坐。時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卽至。安得反乎。乃命返江西。

先生赴召。至上新河。爲諸幸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泊泊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謗。死卽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



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返矣。

搗謙曰。先生一生。唯此時與初至龍場。懼逆瑾之害。實履危機。

二月。觀兵九江。還南昌。三月。請寬租。三疏省葬。不允。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錢德洪曰。是時武宗猶羈南畿。進諫無由。姑敘地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悟。而加意黎元。

至贛閱兵。七月上。令重上捷音。始議北旋。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九月。還南昌。十六年。先生年五十。始揭

致良知之教。一日先生喟然發嘆。陳九川問曰。先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無以爲辨。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眞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

搗謙曰。良知字本不誤。先生誤解致字耳。若作推致之致。則不誤矣。吾今與先生開壙辨之。孔子曰。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識神者。知來之神也。陽也。性體者。藏往之智也。陰也。佛氏唯重空滅。故惡識神。吾儒陰陽合德。故神知兼用。安得憎知解而斥聞見也。吾未見大乘上根之語。爲吾儒血裔也。

錄陸象山子孫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六月赴世宗內名。尋止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

馮謙曰。是時輔臣雖與先生學術不合。然爲先生計。功大震主。亦不宜在輔弼之地。此正所以安先

生也。

八月至越。十有二月。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  
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  
照舊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  
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嘉靖元年正月。疏辭封  
爵。時紀功冊。諸人多不錄。先生上疏乞辭封爵。謂殃  
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  
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耻。四者備而禍全。臣之不  
敢受爵者。非以辭榮也。避禍焉耳。疏上不報。二月。龍

山公卒。是日部咨適至。公促先生及諸弟出迎。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紳。飭內外含襚諸具。始舉哀。一哭頓絕。病不能勝。門人弟子紀喪。

馮謙曰。禮既絕。乃哭。蓋爲生者哀不能自止。亦以死者覓升於上。聞哭來反。故始卒卽升屋而復。以衣招覓。懼其升散也。戒勿哭。亦釋氏之教。不可從。七月奉旨所辭不允。再上疏乞推賞。辭封爵。不報。時御史程啓充給事中。毛玉劾先生亂正學。九月葬龍。

山公二年癸未以公合葬時有水患改葬龍山公於天柱峯鄭太夫人於徐山甲申大禮議起霍渭崖等先後以大禮問皆不答嘗有詩曰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

搗謙曰不答可也。以爲不當議則非矣。

乙酉正月夫人諸氏卒。祔葬徐山。

十月門人立陽明書院於越城。丙戌十一月子正億生。丁亥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六月疏辭不允。將適廣。爲私囑於客坐曰。但願溫恭直諒之

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燥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貨財貪黷之謀真頑無耻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繇前之說是謂良士繇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九月發越中先一日晚客散門人錢德洪王畿候立庭下先生將入內聞之復出移席天泉橋上德洪舉舟中與畿論爲學宗旨畿言先生所說知善知

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問故。畿謂心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洪以爲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習染既久。覺心體上見有善惡在。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敢問孰是。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今我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証及此者。二君之見。正可相取。不可相病。畿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畿



本體二君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遺念矣。

馮謙曰。使先生當日立教之說。若曰。至善者心之體。感物而動。出於善。或出於惡者。意也。知善知惡。是良知。存善去惡者。復吾心體也。則爲善去惡。便是究竟也。今乃以無善爲心體。則固不必爲善矣。而又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則爲善尙未。是心體。王畿之說。有自來矣。然則先生宗旨。在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已自不是。何也。朱子曰。所謂性善者。無惡之名。又曰。人纔見說仁義禮。

智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然則無惡卽是善。况性中旣具仁義禮智。不可謂無善矣。性中具有仁義禮智。只是未發。故不見其迹。夫未發宜皆無善惡之可名。然聖人不說性無善者。蓋有故。如桃仁杏仁梅仁李仁。穀種稗子。莫非未發之性。而聖人專重穀種。謂其有中氣也。雖未發。而其所具之氣。已自不同於物矣。儒釋之分。正在於此。人性物性之分。亦在於此。蓋成性者。止如草木之成核。善者核中之生。

性理大全卷之十一  
三  
氣有心體而無善。是空穀也。所謂莠稗之種也。及其發也。必無繼之之善矣。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此二句說得。然有善有惡。已不是人性之發。人性之發。只是善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發而過。方爲惡。又良知雖能知善知惡。使生來自能明善惡。以至於盡。則聖人亦不教人以學問矣。孔子尙不敢以爲生而知之者。可廢推致乎。至爲善去惡。是格物。此一句竟不是。蓋爲善去惡而在內。則誠意之功也。爲善

去惡而在外。則脩身之功也。祇爲人不知。孰爲善。惡。故教之以格物。而仍教之以致知。在爲善去惡。何異說夢。凡脩身在外。可以言爲善去惡。誠意在內。但可謂之閑邪存其誠。并不可言爲也。此先生立教之誤。至王畿言意亦是無善無惡。不知其動者何念。乃不可謂善。又不可謂惡也。知亦是無善無惡。只是懵懂不識是非。物亦是無善無惡。則善惡在物。吾安得以爲有。以爲無。更可唾也。反不如道一句心意知物。皆歸無有。爲禪家本色也。○謂

之良者自然之善無善何良之有。

德洪請問先生曰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  
靈矐氣何物不有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  
體亦復如是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力  
德洪功夫須要如此。

馮謙曰看先生之意只以不障太虛爲妙不知太  
虛之中去了日月星辰便是鬼魅世界也然則太  
虛之中賴有日月人心之中貴有至善善亦何惡  
於人哉必若書曰有其善喪厥善此非所謂善也。

畿請問先生曰。畿見得此意。只好默默自脩。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卽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

搗謙曰。一悟本體四語。孔子亦不敢承當。不知當此者何人也。或曰。何謂孔子不敢承當。曰。觀孔子自敘可見。

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

善去惡是格物。以是自脩。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  
差失。畿曰。本體透後。於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  
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功夫。初學用此  
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窮究無盡。堯舜精二功夫。亦只  
如此。先生又重囑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四句宗  
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着。我年來立教。亦更幾  
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爲習俗所  
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  
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此病痛不是小小。

不可不早說破。

搗謙曰。恐說破亦無益。蟻漏一決。大河奔放。不復可廻。○吾儒少之時。性發爲情。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老之時。情斂於性。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無論中材上聖。共當如是。但知成性而不知繼善。便入於禪。蓋易與不易之分也。先生不知此理。乃分上根下根之說。則世之學者。旣知志道。孰肯自謂下根。走於拙路。○日月未嘗障太虛。則仁義未嘗礙心體。必使心體中容不得善。則是太虛中容不得日。



月也而可乎。○上根接引。都屬禪語。

先生答顧東橋書有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而親歿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若鄙人所謂致良知者。致

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

馮謙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先生於先儒之說有未通。則以己意從而蓋之。夫朱子所謂求理於事物者。豈求孝理於親身之謂乎。此則後世閻巷之鄙夫。曾不肯爲此說。而况朱子教及後世者乎。夫朱子之格物。正謂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

物物也。但朱子之所謂致。乃推極其至之致。如孟子所謂擴充是非之心者。而非如先生但欲力行其良知也。夫良知本出於不學。而不學遽出之力行。則自誤誤人。不可勝言。乃又曰。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格物也。夫格物之後。則事事物物。皆明其理。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尚有次第。何得以皆得其理爲格物乎。

先生又曰。格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

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

馮謙曰：致知在格物者，致吾心之知，以至於物也。原不必上加窮字，下加理字。蓋吾心雖有良知，若自幼而閑之一室，則未嘗無虛靈知覺，長而不通一物，不可謂知。推其所知，以至於馬，然後謂之知馬。推其所知，以至於牛，然後謂之知牛。若但守其虛靈知覺，而不知牛馬，反以馭牛之法馭馬，鮮不敗矣。故必物理盡而知始至也。

性理大全卷之十一  
先生又曰。聖人之成訓。窮理盡性。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卽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耶。

搗謙曰。此在大全。朱子已有成說。先生不之察耳。朱子曰。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便是要人在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實體。如作舟行水。作車行陸。今試以衆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不可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蓋治人而不知人之

性。理物而不知物之性。雖家人父子。不能相通。桑麻蠶織。皆違其務。而况其他乎。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正謂此也。

先生又曰。聖人之心。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安全感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

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唯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

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唯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效用者。亦唯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時。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



性理大全 卷之二 三十五  
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或營衣食。或通有無。或備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譬之一身。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惟在復心體之同然也。而知識技能。非所以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以此爲教。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

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脩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牆。遂不可復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并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

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  
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  
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  
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  
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  
贅疣。柄鑿矣。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  
望乎。

搗謙曰。以先生之理學。折於禪宗。功業流於權詐。  
而猶得爲儒之正統者。其立心之本。見於是篇。然

先生固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夫唐虞之世所以治者。豈無聞見記誦之故哉。有堯舜以明德執中於上。而野無遺賢也。後世之所以亂者。豈訓誥記誦辭章之爲害哉。堯舜不作於上。而賢否善惡不分也。蓋亦反其本矣。先生處正嘉之時。見當世之弊。以爲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故記誦適以長傲。聞見適以肆辨。辭章適以飾僞。而力變其習。以無學。不過數十年。而不能其事者。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者。得以要

其譽記誦全忘而長傲如故也。聞見無有而肆辨如故也。辭章腐爛而飾僞如故也。賢者無以見賢不肖者有以容其不肖。天下大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夫古今之治亂蓋有由矣。自秦滅學而劉項之興皆不識字。惠帝始除挾書之律。武帝始重文學。然當時爲吏者多不知書。以殘酷爲治。多至流血數百里。後有一二始知教化。則莫不以詩書得之。迨其後學祿旣重。趨利者多。而質厚之意始衰。東漢之詁訓雖繁。然聖學賴以傳。至西晉談玄。

而神州陸沉。變亂至唐而始定。唐以詩賦取士。學士習於淫放。三百年間。殺戮殆無寧日。至五代之季。而禍亂極矣。天下無復訓詁記誦之學。而五倫又何有哉。宋之盛也。理學日興。士習稍醇。而朝廷之上。大姦用事。卒以覆國。於時非無賢也。上之人不分善惡也。有明之初。殺運至永樂而猶未已。在朝諸臣。畫一學術。九州齊同。當是之時。人崇孔孟。家無異說。積數百年。豈易致哉。繇此言之。無訓詁。則幼學何以明。無記誦。則經史何以識。無辭章。何

以辨其心之明與不明。天下之士心不習之於訓  
詁記誦辭章。則用之於詩曲逸遊賭博。其弊至今  
日而昭然矣。然則上之人重廉耻敦倫行正心術。  
則訓詁記誦辭章非所以長傲肆辯而滋僞也。上  
之人不重廉耻敦倫行正心術。則所以長傲肆辯  
而飾僞者。誠不籍乎訓詁記誦辭章也。今不卽其  
辭以稽其行。而第欲其無學無知。無善無惡。又焉  
可哉。

至吉安大會士友於螺川。諸生偕舊遊三百餘人。迎

入驛中先生立談不倦。曰：堯舜生知安行的聖人，猶  
兢兢業業，用困勉功夫。吾儕以困勉資質，而悠悠蕩  
蕩，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豈不誤已哉？又曰：良知之  
妙，真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爲害  
大矣。

撫謙曰：先生此時似已知流弊。

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  
易愈真切。十一月二十日，至梧州開府。先是廣西田  
州岑猛爲亂，提督都御史姚鎮征之，奏稱猛父子悉



擒已降。勅論功行賞。訖遺目盧蘓王受。構衆煽亂。攻陷思恩。鎮復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朝議用侍郎張璉。桂萼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度量事勢。隨宜撫勦。設土官流官孰便。并覈當事諸臣功過。以聞。先生至任。卽疏論亂源。與設流官之害。且言田州切近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猺獞盤據。動以千百。必須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十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明年二

月思田平先生疏畧曰。臣至南寧。乃下令盡撤調集  
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  
道沮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賓寧。解甲休養。待間  
而發。初。蘓受等聞臣奉命處勘。始知朝廷無必殺之  
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唯恐臣至之不速。已而  
聞太監總兵相繼名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  
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  
掃境投生。唯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  
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處勘。開爾等更生之路。

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露布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剋期聽降。蘓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率衆掃境歸命。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蘓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諭以朝廷旣赦爾之罪。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衆負固。雖由畏死。然騷動一方。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軍民之憤。於是下蘓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人臣執

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頭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其衆。凡一萬七千。濺濺道路。踴躍歡聞。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卽願殺賊立功贖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爾等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且宜速歸。完爾家室。脩復生理。至於諸盜軍門。自有區處。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布政使林富。前副總張祐。督令復業。方隅平定。是皆皇上神武不殺之威。風行於廟堂。

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頌  
變卽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  
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疏入勅遣行人獎  
賜其餘各給賞有差。先生爲文勒石興思田學校。時  
地方官稱古陶白竹等賊近雖誅勦尙有流出府江  
諸處乞調兵防守。諭之曰。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彘  
之道。攻心爲上。今各徭征勦之後。有司卽宜誠心撫  
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徭  
卒。馮籍兵威以威劫之。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未矣。殊

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讐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弊。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其可行乎。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穎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厚加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

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酋長。以連屬之。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明日卽待以良善。決不追旣往之惡。爾等卽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就實心撫安招來。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屬。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無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以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菑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

有秋獲。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甲兵者也。又曰。該府議欲散撤顧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防守。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兩月而更一次。若有雕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也。



六月興南寧學校。七月以前都御史姚鏞奏調湖廣  
永保二司土兵尙在南寧地方旣平遣回本省歸途  
所經與八塞斷藤峽諸賊巢相近而諸蠻有衆數萬  
負固稔惡流劫出沒延袤二千餘里俱受其害若奏  
請俟命必難平定乃潛命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  
等名爲湖廣歸師分道襲之一月之內大破其衆斬  
獲三千有奇班師奏捷疏請經畧移設衛城府治增  
築守鎮城堡九月行人馮恩賚勅獎賜疏謝

爲謙曰先生末年經畧兩廣閣臣桂萼議其恩威

刳置時人以爲忌功。以今論之。則千載下之論。固  
有不可誣者。盧蘓王受。構衆煽亂。攻陷思恩。疲三  
省之師。煩九重之慮。則宥之以不死。八塞諸賊。未  
曾攻下州府。上煩睿思也。則未申一告。合圍而殲  
之。茹柔吐剛。豈得爲宜。若論事宜。則撫安八塞。赦  
思田之脅從。單討二叛。法之正也。旣宥蘓受。則斷  
藤八塞。自當論以恩威。使之輯服。漢孫寶旣宥杜  
穉季之大侯。則不敢復問餘惡。亦一法也。今赦過  
宥罪。謂之釋千可矣。掩羣而射宿。務獲禽之多。乃

性理大全卷之十一  
三十一  
三百五十一  
爲詩曰。纔看干羽格。苗彘忽見風雷起。戰旗毋乃  
慙於伯禹乎。又先生平八塞詩曰。見說韓公破此  
蠻。玃貅十萬騎。連山而今止。用三千卒。遂爾收功  
旦夕間。唯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唯不  
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古人之明德遠矣。○或謂陽  
明破諸蠻。救民於水火之中。用謀不得不然。搗謙  
曰。不然。後世漢祖唐宗。豈亦非救民於水火之中。  
但其作畧。與三代直是徑庭。詩曰。予懷明德。不大  
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謂亥

王不大用嚴聲厲色。不長用鞭朴之刑。而不識不知之愚民。皆順帝之則。孔子以爲猶有聲色。則是末也。中庸言君子之篤恭而天下平。直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以爲德之至。伯禹征苗。三旬不服。而班師。以後世言之。天子命首揆。統六師以征小醜。而不能下。宜若傷威損重。而神禹行之。豈力不足哉。誠不欲傷天地之和也。武王伐紂。以八百諸侯觀兵而歸。以待其改。至終不悛。而後伐之。聖人之光明如此也。齊桓伐楚。次陘。以待其服。退師。召

陵以爲之禮。君子以爲近王事焉。朱子帥長沙。洞  
獠擾屬郡。遣人說以禍福。皆降之。昌黎後世儒者  
之所不屑爲者也。一言而解萬衆之圍。一言而鬼  
神爲之涸。溪徙鱷。而謂陽明之伐蠻無慙德。吾不  
信也。

先生自在南贛。已患咳痢。其後退休。終不能止。至是  
更冒炎毒。力疾從事。疾遂劇。十月。疏請告。移卧舟次。  
將自梧道廣。待命於韶雄之間。途次謁伏波廟。先生  
十五歲時。夢謁伏波廟。作詩。至是宛然如夢。復識二

詩於壁。祀增城先廟。十一月丁卯卒於南安。時推官周積候疾。問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家童問何所囑。先生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遂逝。就南塾驛沐浴。衾斂如禮。十二月三日。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八年二月。喪至越。是時朝中議先生學術。有旨邇來士子邪說。皆其倡導。爵蔭贈諡。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先生學術。隆慶元年。贈新建侯。諡文成。照舊世襲。先生卒時年五十七。

按是時大學士桂萼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其門人爲之辨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賣天聽幾於無忌憚矣若勦捕逆濠論功足錄宜免奪爵以彰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上曰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原詐任情壞人心術邇來士子邪說皆其倡導至仗義討賊功固可錄所封伯爵僅令終身後有踵襲邪說果於非聖者罪之

撝謙曰先生之學誠能救時然先生可謂能止而未知止於至善也先生之美稱之者繁矣先生之失辨之者衆矣然稱先生之美者出於人心之所同而稱之豈有所阿辨先生之失者亦出於人心

之所同。而辨之。豈有所怨。今言先生之美。夫先儒之著述。豈以爲名哉。其始也窮。思劄記以無忘所知。其既也。憫世之昧。出其言以覺之。至誠之心。貫乎金石。故愚者讀之而明。柔者讀之而強矣。其季也。以此爲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無用之贅言。煩人耳目。本明之四書。讀解說而反障。至於文集詩賦。釋史積案。堆几已可厭矣。又其愚者。日讀爛惡之時。文而不衰焉。辭章爲害。先生廓清之意深矣。朱子曰。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



偏廢。然後之讀書者。遊神身外。不無仰看鳥而錯應人。以其所學。橫據胸中。自焚其心。先生教之虛靜。使之靜時常覺。動時常定。以去其逐物之流。先生可謂立其大矣。自先儒立教。防學者入於虛無。但教之下學。俟其上達。而其後學者。以讀書明倫。人道盡矣。誠爲不誤。至於性命。則多不復詳於身內。而先生本體之說。可使學者密於定性之功。先生之造就多矣。嘗有學者。心本開明。一經讀書。反致茫昧。蓋因無明師良友。卽鹿無虞。入於荆棘。今

得先生良知之說。使無識之人。得以自定。不致震眩。又有徒事解說。不肯立心。得先生之言。豁然有警。凡此皆先生之美。不可掩者也。至於聖人之學。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故以六十四卦。冒天下之道。五倫百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所謂定理也。以其知來之神。識之於外。以其藏往之智。畜之於內。至其遇物斯應。則又以寂然不動之智。發爲感而遂通之神。此所以變化無端。而會其有極也。今先生單掃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之說。如是則聖人

所著六經之定理皆屬無用而師其不學之心夫  
學者之害莫大於師心自用且不學之心何可師  
也。動無據依。苟且成亂。上無禮。下無學。自此始矣。  
此先生之一失也。後世不幸去聖久遠。不知聖道  
爲何物。釋老行而聖學昧。自西晉以來。千年之久。  
賴程朱而天下之人不敢加釋老於孔孟朱子之  
書。童而習之。凡一字一句之明。皆食其利。使聖學  
無朱子。則六經晦蝕。不啻洪荒。其廓清之功。真並  
神禹。而先生竟欲掃去之。謂道自茂叔明道而後。

言愈詳。道愈晦。此與斥吾之父母祖先何異。吾不忍聽也。先生宴門人百餘於碧霞池。酣歌擊鼓。投壺泛舟爲樂。作詩曰。影響尙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意欲痛掃先儒之傳註經書。彰明理學。卓吾之弊有自來矣。夫考亭旣不可謂之影響。而三代以下。唯漢俗爲淳龐。亦諸儒謹禮之效。漢史稱先儒談經。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至百餘萬言。後生疑而莫正。鄭玄刪裁繁蕪。刊改漏失。然後學者。畧知所歸。至今讀其儀禮註。至精約而不

終不可謂支離。古人於先農先炊。每食必祭。康成獨不比於先炊乎。何羞之有。譬之晦菴。方聚一堂。學者使之誦讀不休。或亦稍苦。先生畧爲寬假。使之優游可也。乃遽爲之叱罵師長。放遣生徒。縱令自便。後之學者。遂敢悍然操戈於考亭。而以宴樂佚遊驕樂爲三樂。子瞻有云。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先生得無微有近乎。緒山錢子曰。師旣沒。學者稍見本體。卽好爲徑超頓悟之說。無復省身克己之

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足。視聖門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爲第二義。簡畧事爲。言行無顧。甚者蕩滅禮教。猶自以爲得聖門之最上乘。嗚呼。此固非先生之慮所及也。然成弘之時。曾有此習乎。則綸音所謂邇來士子邪說。皆其倡導。亦有其因而揚一清。張孚敬兩公所奏。王守仁喜談新學。不可入閣。止可作兵部尙書。亦未爲忌功也。且文辭以行遠也。聖人之教。行千萬里而重譯可通。歷千萬年而謨訓不誤。唯文而已。唯其文之

誠淫邪遁者。然後從而去之。今先生不欲學者學文。凡四書所謂博學於文者。皆不以爲六經載道之文。則庸下之質。不事詩書。唯事嬉戲。高明之質。唯求本體。竟歸禪宗。唯有志利祿者。然後不得已而俯首六經焉。夫舉天下高明之人。可與言道者。先阻絕其讀書之路。而又指利祿之夫。以爲讀書之戒。讀書何得不廢。此先生之二失也。又釋氏爲西國之教。本與聖學相去萬里。而先生講學之語。每雜出焉。如大乘上根聖胎聖果不着相之說。塵

聲而見。而龍溪則竟以佛與羅漢第一妙覺之說。繼之年譜之中。開卷僧來。又記異人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先生終身似佩此語。夫禪之與儒。果若是其無別乎。此先生之三失也。又聖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只是不肯行詐。天下之人。望以爲北辰之居所。而先生以講學之儒。不憚爲反覆之言。於答陽之位。後學乃薄宋儒之無事功。而謂先生爲有用之學。功利之說始行。夫季路惜其一言。以要小邾射。先生獨不惜乎。



性理大全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此先生之四失也。又先生之言心。謂其靜也。常覺其動也。常定。其言本是。而卽繼之曰。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則謬矣。常覺常定。祇是敬以直內之功。與集義各不相蒙。義雖出於吾性。必施之於物而宜。方可謂之義。故曰。義者宜也。義以方外。今如告子之說。則義全在外。如先生之說。則義全在內。又與事物無干。皆非也。今行一禮於人。送一幣帛。本微物也。而行之不宜。心中不安。故曰。合內外之道也。外邊件件行得安穩。積年積月。曾無錯誤。

胸中自然浩浩落落。此心不動。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集聚數十年所行之義。而生此氣也。今先生不知此義。只要在我常覺常定。便是集義。所以說事物之理。不消講究。徒義之謂何。夫告子以義在外物。故不求於心。先生以義不在外物。故外物不知。亦不求於心。告子以言在外。故不求於心。先生以文辭爲末。又學不宜在知解用功。故亦不求於心。其去幾何。此先生之五失也。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是也。朱子曰：心主乎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何嘗以識神爲性體，而先生謂宋儒誤認識神爲性體。吾儒進學全賴聰明睿知，文理密察，易之爲書，重贊神之爲妙。何嘗惡識神。唯釋氏惡之。欲滅識神。先生乃祖此說。此先生之六失也。朱子曰：讀書當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若便以吾先入之見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况又義理窒礙。

有所不可行者乎。今先生正犯此病。凡涉經書之言。皆以致良知三字驅率之。且儒者之學。全重變化。先生欲以一良知貫穿萬物。執一不變。此先生之七失也。儒者之學。少異於壯。壯異於老。故必循序漸進。先生見畧說階級。便謂未瑩。必須直指人心。故年少之人。一講良知。便都無事。此先生之八失也。至於嘆王通續經爲良工。心苦象山爲孟子。以後一人。孔子九千鎰。堯舜萬鎰等語。則尙論古人。全未分曉。此先生之九失也。心之所向爲志。心

之所得爲德。見諸踐履爲行。知先行後。知行並重。五經四子。莫不皆然。而先生必欲以一人盡變前聖之說。以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是行。殊不知學問思辨之意。專欲致知。以免於誤行也。不然。弟子時便有諸事可行。何必以讀書識字爲行。以爲必如此說。方得喫緊。然則前聖分知行之教。皆爲寬解乎。吾聞教人者。專主發明前聖之言。未聞專反前聖之言。出新奇以爲教也。此先生之十失也。原先生之十失。皆在誤解格物致知一句。其解致

知日吾心之良知不待學而能於良知所知之善惡無不誠好而誠惡之是謂致知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如是則竟以誠意爲致知非所謂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也其解格物曰格者正也去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則是致知在正心卽上下文理已自不順至使大學一書不復有頭此則失之尤甚而更偏於象山者有志聖學者固不得不明辨於此而誤從入之途矣

讀朱子及陽明先生兩傳則學術之優劣固有易

辨者。一則自幼言規行矩。親師好學。而日進於高。明。一則自少馳馬試劍。獨學無師。而始堅於自用。一則以文德顯而正而不譎。一則以武功見而譎而不正。一則得於乾之易知者多。故其心明白而人易知。一則得於坤之簡能者多。故其事要約而人易從。一則失於剛過。剛過則阻。故畧多亢氣。一則失於陰過。陰過則險。故屢蹈危機。其心之欲與萬物同體。應時救世。則一。而陽明失於學之不講。程子曰。論學先要明理。論治先要識體。陽明於理。

固已不欲明辨。而信重於兵食。治之體也。聖人於兵食既去之後。猶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陽明之時。兵精餉足。有何不得已而顧先去信哉。或曰子疾陽明之反朱子。而悉數其失。抑又甚焉。余曰不然。湯之伐桀也。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之伐紂也。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蓋論上下之分。則君爲重。奉上帝之命。則君爲輕。今之議前輩。苟有一毫私意。則訕侮之罪。不可勝言。若其奉若天道。明其善。去其非。又何歉焉。龜山上蔡。皆朱子之



前輩朱子盡講去其非而存其美。此固孔氏之家法也。

龍谿氏有言。先師提致良知三字。範圍三教之宗。于聖至此。逞不得一毫精采。活佛活老子至此。弄不得一些伎倆。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據此言。則孔子老子。尚拜下風矣。且謂聖人與佛老同。而異於佛老者。乃是異端。則是先儒之關佛老者。乃異端矣。顛覆陽明之典刑者。龍谿也。

自龍谿有三教合一之說。而陰詆程朱爲異端。繼

此復有李贄作藏書分德行二儒以荀卿馬融等  
合之周濂溪程明道陸九淵楊簡謂之德業儒臣  
以范仲淹司馬光程頤朱熹真德秀等爲行業儒  
臣而其言曰言德則聖門之德行是也君子之儒  
也今無得於心而日以號於人曰我能行道則亦  
小人之儒而已然則彼以伊川考亭皆無得於心  
之小人儒矣而馬融之德又安在也夫伊川考亭  
旣不免於小人之詆於是阮籍之負才放誕擬  
於泰伯之無得而稱以馮道之長樂癡頑進於孔

子之無所不可。此風一變。以視正嘉之士習。又何如也。推原所自。則今日後學之好辨。又烏能已乎。

性理大全卷之七終